



青田公益广告 QingTi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

树立诚信理念 践行诚信规范



青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

大猷街九号

□ 米歌 著

(上接7月5日四版)

哟嗨，这在哪呀？犀利的三角眼，由脸蛋，前胸，渐渐移到背景上，他发现了问题，不对哇，这地方怎么这般眼熟！王村口，安岱后，还是住龙？不是都说她参加新四军，去了皖南前线吗，怎么又回浙西南了！

当特务的，眼毒。电台从架设，至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，使用不足半年。司马小琪和她的同事，也双双被捕入狱。

郝子侯在听到她被捕的消息后，方才听说自己头一次押运，护送的竟然是一部电台，和两名报务员，其中一人还是司马小琪。

传说是否属实，小琪被捕后情况怎样，她关在哪里，有没有人救她，怎样才能救得了她？系列问题困扰郝子侯，使他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。连续几天，泡在红磨坊咖啡屋里，守株待兔般希望在那里再次遇上泉大姐。大姐没遇上，颜雪倒是扭着屁股，几次从他身旁经过。几次欲与她搭讪几句，问点泉大姐或者小琪的情况，几次都是欲言又止。又一次，她主动在他的对座坐下来，伸过手中握着的几张扑克牌让他抽牌，说，你随意抽一张，抽到什么牌，我就晓得你心里想着什么人什么事？

你无需抽牌，我都晓得你心里想着什么人什么事。郝子侯不耐烦地抬眼白她。不骗你的，试过许多遍了，这办法真的很灵。

他将脸转到一边。要不然，我代你抽？她说着，洗了洗手中的牌，随手抽出一张方块7，在郝子侯眼前晃了晃。再洗了洗，抽出一张草花7，又在郝子侯眼前晃了晃。还想再洗再抽，他拦住了她，说，你不是想说小琪嘛，说呗！她妩媚一笑，说，听我一句劝吧，有些

人，有些事，千万别太认真！到头来，也许都只是一个传说。

他觉得她是有所指，希望她能把手说得明白些。她却早已离座，飘然而去，到了门口回眸一笑，算作告别。

【二十三】

猴拳馆开局良好，首期开班，招收学员三十余人。镖局虽没有挂牌，押镖业务找上门的也不少。

这一天，阿迁生日。路过府前，看到采芝斋食品店，在做老店新开优惠促销。他排上队，想买个蛋糕回拳馆，与几位大哥分享。之前他从未庆过生日，看有那么多人排队抢购，他不嘴馋也眼馋。眼看就要轮到，突然几个当兵的加塞到他前头，蛋糕被抢购一空。掌柜的出来，拱手作揖，说着对不起表示歉意。阿迁被泼了冷水，心凉了半截。

经历过日寇洗劫与蹂躏的丽都城，随时间推移，渐渐恢复了生气和繁荣。采芝斋、知味观、天香楼、毛源昌眼镜、亨达利钟表等，一些省城杭州迁过来的名店，在鬼子窜犯丽都之时，不得不迁往更偏远的龙泉、云和、景宁等地。鬼子撤了，善抓商机的店家，很快又将他们的店，迁回丽都。

但是，只要日寇没被赶出中国，丽都的危机就可能重来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当局对丽都城的防务更加重视。与遭受浩劫前相比，丽都城少了一些普通市民，有了更多的驻军。

丽都属于第三战区32集团军，第88军的作战区域。32集团军总部，设在丽水县碧湖镇采桑村，距离丽都城20多公里。88军军部则驻在丽都城北郊的丽阳殿内。该军下辖的79师、新编21师和暂编33师等数

万人，部署在以丽都城为中心的，丽水县城乡各地。

被泼了冷水的阿迁，狠狠吐了口唾沫，来了句国骂，妈的逼，这些穿狗皮的白狗子，与日本鬼子有多大区别！

离开采芝斋，阿迁拐进附近的酱园弄，在说古道今茶社找个位置，要壶茶，坐下听说书。

那穿长衫，长得又高又瘦，满脸皱纹的大嘴巴说书人，刚刚说过薛仁贵东征，开始说耗子猴越狱。耗子猴就是郝子侯，他大哥，他师父猴哥。他是大英雄，他的故事，他最爱听。

说书人的长相怪，也许是得了感冒，嗓子也不大好了，有点像稻草绳绑的锤子，敲到破铜锣上，或者铁锹划过水门汀地面所发出的那种声音，听了让人心里塞毛。可他说话的技巧好，移花接木，添油加醋的本领，非常了得。还不时提一些问题，设问，反问，吊听友胃口。

阿迁不停叫好，使劲鼓掌，连手都拍红了。采芝斋买不到蛋糕，以及几位国民党兵的蛮横，给他带来的惆怅和不愉快，早已忘到脑后。

说到关键处，故事高潮与结尾差不多到来的时候，说书人手中扇子，一开一合。然后，醒木在台桌子上一拍，清一清嗓子，扫视一遍全场，一气呵成地说：列位看官，那是上午九点多钟，刚刚还是阳光明媚的天气，忽然间阴云密布，黑云压城。

主刑官高喊，“时辰已到，验明正身”。刽子手喷酒祭刀，跟上步子，一切准备就绪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主刑官将斩字牌抛出的瞬间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们的大英雄

耗子猴，稍一使劲，身上大拇指般粗的麻绳，咔嚓断了，唰唰飞了。脚下几十斤重的镣铐，咯嘣散了。嚓嚓嚓，一阵飞镖发出，刽子手，主刑官，以及在现场维持治安秩序的军警、狱警、盐警，整片整片倒下。然后，我们的大英雄，踩着水竹丛的竹叶，踏着瓯江水的浪花，飘然而去。

看官，列位看官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知道下午场即将收场，阿迁意犹未尽站起来，伸个懒腰欲离去。

此时，又不知从哪冒出几个当兵的，冲到讲台前垛住说书人。两人架起他，将他轻松举起。有小军官上前扇他耳光，指着他鼻子骂，你造谣惑众，蛊惑人心！你鼓吹造反有理，你污蔑政府，污蔑军警！你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……

骂够之后，又给他手下下令，要砸他书场，把他带走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。

且慢！阿迁一蹦老高，上了讲台，怒目圆睁，摆出迎战架势，使上劲，双手指关节发出咯哒咯哒响声，厉声喝道，哪个敢乱来，先过小民这一关！

看到眼前的情景，想起自己在采芝斋受的委屈，阿迁气不打一处来。他要他们明白，耗子猴是真有其人，而且武功确实非常了得。他的传奇故事，远不止说书人说的这些！除了猴哥，还有他的徒弟，徒弟徒孙。在这世上，伸张正义，打抱不平者，大有人在，让他们别欺人太甚，太嚣张！另外，跟着猴哥学猴拳，既刻苦又努力，一直没动真格试过身手，他正感到手痒痒。

哪来的小刁民，敢在这里撒野！活得不耐烦了是吗？兵们暂且放下说书

人，冲着阿迁发起进攻。

嗨哟，嗨哟，阿迁拳脚并举，猛烈还击。不一会，地上黑压压，横七竖八，躺倒一大片。

小军官后退两步，说着老子崩了你，习惯性地到腰间摸枪。阿迁亮出一支勃朗宁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轻蔑一笑，问，找这个吗？

劫匪，抓劫匪！杀无赦！小军官把阿迁掏他枪，定性为劫匪。许多个嘿洞洞的枪口，从不同方向朝着阿迁瞄准。可在第一个枪口对准他之前，阿迁早已将自己手中的枪，抵到那位小军官脑门上。抓住了这张底牌，他提高声调，底气十足地说，看谁敢乱来？放下，把枪放下，统统放下！

场面僵持。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

放下，都给我放下！书场最后一排座位边上，突然有人怒吼，分贝不是很高，但声音沉闷，极富质感，有种穿云裂石的力道。寻声望去，一位青年男子，棱角分明的脸，浓眉大眼，目光炯炯，长得既帅气又精神。他步伐坚定，神情肃默，一步步向讲台走近。

混账东西，你们的枪，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吗？来者操着湘北口音，用怒其不争的口气责怪道，有能耐，上前线杀鬼子去啊，在这里逞什么能呀！

场上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都转到青年男子身上。

你们哪个团的，长官是谁？

(未完待续)

